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王迹拾遺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號公為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號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

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也進爵而為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為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于夫人虎牢已兼并于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荀賈且為

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奬簒弑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温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内之啟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嗚呼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凌夷衰微至此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頽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關政本

不修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伏强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䟽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却强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跅弛之馬嗚呼其難哉爰自春秋始年訖於獲麟列王朝之事之散見經傳者都為一編于魯春秋之内得二百四十二年之周史亦吾夫子之志也

輯春秋王迹拾遺表第二十

隱元年
隱二年
隱三年
隱四年
隱五年

平王四十九年

鄭伯寤生

秋七月使宰咺歸魯仲子之賵

冬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十二月祭伯私如魯

平王五十年

鄭伯

平王五十一年

鄭伯

三月庚戌王崩

秋使武氏子求賻于魯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

桓王元年

鄭伯

三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弒君于是始

桓王二年

鄭伯

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案曲沃擅以鄭人伐翼而王復助之旋

隱六年　桓王三年　鄭伯

隱七年　桓王四年　鄭伯

隱八年　桓王五年　鄭伯

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將畀虢公政夏四月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隱九年　桓王六年　鄭伯

隱十年　桓王七年　鄭伯

於是年叛王王復命虢公伐曲沃顛倒不常如此而鄭虢之分左右袒亦于是始

九月鄭人以王師會邾伐宋入其郛

冬告饑于魯魯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鄭伯如周始朝王王不禮

使凡伯聘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虢公忌父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杜註周人于此遂畀之政

秋宋齊衛盟瓦屋諸侯之參盟於是始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

虢公

春使南季聘魯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秋鄭人以王命告于魯冬齊魯會於防謀伐宋也

正義曰時虢公為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

虢公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王氏樵曰是時已有霸之漸

魯	周	鄭	虢	事
隱十一年	桓王八年	鄭伯	虢公	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二邑由是失鄭
桓元年	桓王九年	鄭伯	虢公	
桓二年	桓王十年	鄭伯	虢公	滕子朝魯隱十一年稱侯今降稱子杜氏預以為時王所黜 楊氏士勛曰時周德雖衰尚為天下宗
桓三年	桓王十一年	鄭伯	虢公	
桓四年	桓王十二年	鄭伯	虢公	夏使宰渠伯糾聘魯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桓五年	桓王十三年	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	
桓六年	桓王十四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桓七年	桓王十五年	虢公	周公黑肩	主 案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
桓八年	桓王十六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桓九年	桓王十七年	虢公	周公黑肩	

夏使仍叔之子聘魯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正義曰隱八年傳云虢公

夏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

案鄭忽以隱三年質王所至是因王奪鄭伯政遂歸爾

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案盟向即蘇忿生之十二邑王所易鄔劉蒍邘之田於鄭者今背鄭歸王王不能復還鄭之田自是鄭之心益失矣

冬曲沃伯誘

春使家父聘魯

曲沃滅翼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如魯遂逆后於紀

案王定晉誅曲沃多使虢公前立哀侯令立哀侯之弟緡明年遂偕四國伐曲沃雖湯武之師不烈于此

春紀季姜來歸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案是時王室猶能興師諸侯猶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輔嫡長以誅支庶名不為不正五國奉天子之命兵不為不多而卒無功自是芮梁為秦所

桓十年

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與鄭伯分王政九年鄭伯為王左卿士則虢公為右至此王全奪與虢不使鄭伯復知故鄭伯積恨不朝也

桓十一年

桓十二年

晉小子侯殺之

桓十三年

而諸國皆孱懦無用適足損皇威而長桀驁日後獻公卒銜恨而滅虢則何不以使虢者使齊鄭乎

桓十四年

滅荀賈虢為晉所滅秦築王城之險晉阻桃林之塞東西周咽喉隔絕而王令益不行于天下矣

史記晉世家獻公曰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于是伐虢

王年			事	魯	
桓王十八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桓十五年	桓王二十三
桓王十九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桓十六年	莊王元年
桓王二十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桓十七年	莊王二年
桓王二十一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桓十八年	莊王三年
桓王二十二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莊元年	莊王四年

年

虢公

周公黑肩

春二月使家父求車於魯三月乙未王崩

莊二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莊三年

虢公

周公黑肩

莊四年

虢公

周公黑肩

周公欲弑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案周公黑肩以桓五年見傳至此歷十四年

莊五年

虢公

夏魯單伯來逆王姬

冬十月使榮叔錫魯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莊六年

王年	國	事	魯
莊王五年	虢公	秋七月齊王姬卒	莊七年
莊王六年	虢公	五月葬桓王七年乃葬 張氏溥曰傳者疑其太緩遂云改葬非也時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因亂而緩葬	莊八年
莊王七年	虢公		莊九年
莊王八年	虢公		莊十年
莊王九年	虢公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范氏甯曰王人卑者之稱也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四國之諸侯故加名以貴之	莊十一年

周	虢	魯	周	虢	備考
莊王十年	虢公	莊十二年	莊王十五年	虢公	是年莊王崩經不書周不赴列國不奔喪也
莊王十一年	虢公	莊十三年	僖王元年	虢公	是年春齊桓公為北杏之會以主盟諸侯參盟始不
莊王十二年	虢公	莊十四年	僖王二年	虢公	秋七月荊入蔡蔡始折而入于楚
莊王十三年	虢公	莊十五年	僖王三年	虢公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齊始霸
莊王十四年	虢公 冬王姬歸于齊	莊十六年	僖王四年	虢公	周公忌父 秋荊伐鄭齊楚始爭鄭

復見楊氏時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會盟之政由北杏始

冬諸侯同盟于幽以尊周

邾子克卒

范氏甯曰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爵為子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王綱頹倒自僖王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

魯	周	虢	周公	事
莊十七年	僖王五年	虢公	周公忌父	
莊十八年	惠王元年	虢公	周公忌父	
莊十九年	惠王二年	虢公	周公忌父	
莊二十年	惠王三年	虢公	周公忌父	
莊二十一年	惠王四年	虢公	周公忌父	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杜註周公忌父王卿士

是年僖王崩經不書周不訃也時齊桓方創霸而諸侯不奔天子之喪罪當有所歸也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

案此係晉獻公之元年適當惠王之元初列諸侯恭行即位入覲之禮又與虢

秋子頹作亂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冬立子頹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以王歸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成周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見虢叔曰是樂禍也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王與鄭伯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王與虢公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與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莊二十二年	惠王五年	
莊二十三年	惠王六年	鄭同主逆后謟事王朝依附列國晉獻真奸雄矣而王不能行誅黜之典反于喪中宴樂婚娶越二大禮以自取戾何以令萬國威諸侯乎
莊二十四年	惠王七年	
莊二十五年	惠王八年	
莊二十六年	惠王九年	

虢公	周公忌父		莊二十七年	惠王十年	虢公
虢公	周公忌父	祭叔私聘魯穀梁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莊二十八年	惠王十一年	虢公
虢公	周公忌父		莊二十九年	惠王十二年	虢公
虢公	周公忌父		莊三十年	惠王十三年	虢公
虢公	周公忌父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案此晉獻滅虢之由也	莊三十一年	惠王十四年	虢公

周公忌父

杞伯朝魯
范氏甯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孔氏穎達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會曲池自此年稱伯終春秋故云為時王所黜蓋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
王使名伯廖

周公忌父

春齊侯伐衛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周公忌父

冬樊皮叛王

周公忌父

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案虢於王室無役不供凡討伐之事悉虢公主之是王之爪牙也晉滅之而王曾無一言如喑啞然王靈之不振一至

周公忌父

夏四月薛伯卒
葉氏夢得曰滕薛杞之降爵皆時王所黜蓋春秋之初小國猶有聽命焉者也大國則莫見焉杞于僖以子見至文以後則書伯亦以是進之也
文以後雖三

附注	魯	周	虢	周	事
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莊三十二年	惠王十五年	虢公	周公忌父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
	閔元年	惠王十六年	虢公	周公忌父	
	閔二年	惠王十七年	虢公	周公忌父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將至
於此	僖元年	惠王十八年	虢公	周公忌父	
國亦莫能行則周益衰矣	僖二年	惠王十九年	虢公	周公忌父	夏五月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

矣

秋九月虢公敗戎于桑田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

僖三年
惠王二十年
虢公
周公忌父

僖四年
惠王二十一年
虢公
周公忌父

僖五年
惠王二十二年
虢公
宰孔
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

僖六年
惠王二十三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僖七年
惠王二十四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夏小邾子朝魯
杜氏預曰郳黎來始得王命
何氏休曰齊

	僖八年	惠王二十五年	宰孔
	僖九年	襄王元年	宰孔 周公忌父
以晉鄭伯逃歸不盟 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來奔遂滅虞而修虞祀歸其職貢于王	僖十年	襄王二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僖十一年	襄王三年	宰孔 周公忌父
桓公白天子進之 閏十二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僖十二年	襄王四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周公忌父

春諸侯會王人盟於洮以謀王室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冬十二月丁未王崩

趙氏匡曰據盟洮傳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

彚纂曰秘喪

夏宰周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公羊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也

春蘇子叛王即狄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遂滅溫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惠公

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夷吾命

夏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周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至一年之久恐無此理吴氏澂曰蓋前年之冬有疾至今年歲終乃崩爾

僖十三年
襄王五年
宰孔
周公忌父
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

僖十四年
襄王六年
宰孔
周公忌父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僖十五年
襄王七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僖十六年
襄王八年
宰孔
周公忌父
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

僖十七年
襄王九年
宰孔
周公忌父
是年冬齊侯小白卒

仲孫湫致之
僖十八年
襄王十年
宰孔
周公忌父

公羊為天下記異也
僖十九年
襄王十一年
周公忌父

僖二十年
襄王十二年
周公忌父

諸侯而戍周
僖二十一年
襄王十三年
周公忌父

僖二十二年
襄王十四年
周公忌父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富辰請名太叔曰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

魯	周	卿士	事
僖二十三年	襄王十五年	周公忌父	
僖二十四年	襄王十六年	周公忌父	夏王名狄伐鄭取櫟遂立狄女為后通于太叔帶王廢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獲周公忌父原
僖二十五年	襄王十七年	王子虎	三月晉侯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
僖二十六年	襄王十八年	王子虎	
僖二十七年	襄王十九年	王子虎	

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太叔以隗氏居于温

案周公忌父于莊十六年避蔿國之亂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至是歷三十八年矣疑周公閱即其子也

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案南陽即河陽今懷慶府桓王所與鄭蘇忿生之田十二邑是也鄭不能服而復歸之王王復不能有而以賜晉此蓋彊幹弱實之地光武以河内開基者自是晉日强周

日削矣

僖二十八年	襄王二十年	王子虎		夏四月晉侯敗楚師于城濮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
僖二十九年	襄王二十一年	王子虎		夏六月王子虎會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
僖三十年	襄王二十二年	王子虎	周公閱	魯侯為衛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
僖三十一年	襄王二十三年	王子虎	周公閱	
僖三十二年	襄王二十四年	王子虎	周公閱	是年冬晉侯重耳卒

僖三十三年	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晉侯帥諸侯朝王冬晉侯會諸侯于溫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天王狩于河陽晉侯復帥諸侯朝王
文元年	
文二年	釋衛侯冬使宰周公閱聘魯杜註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
文三年	
文四年	

年			事
襄王二十五年	王子虎	周公閱	春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是年冬魯侯申卒
襄王二十六年	王子虎	周公閱	二月使叔服會葬于魯 夏四月使毛伯錫魯侯興命 晉侯驩朝王于溫 魯叔孫得臣
襄王二十七年	王子虎	周公閱	
襄王二十八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王赴其喪于諸侯諸侯弔如同盟 冬晉以楚伐江故來告王使王叔桓公
襄王二十九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文五年

文六年

來拜錫命

文七年

文八年

帥師會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杜註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

正義曰王子虎謚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為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其後也

文九年

襄王三十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正月使滎叔歸魯成風含且賵

三月使召昭公會魯成風葬

襄王三十一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襄王三十二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襄王三十三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秋八月戊申王崩

冬十月魯公孫敖來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頃王元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春毛伯求金于魯

杜氏預曰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二月魯叔孫得臣來會葬

九月癸酉地

文十年
頃王二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秋七月使蘇子盟魯侯于女栗

文十一年
頃王三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文十二年
頃王四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文十三年
頃王五年
周公閱
王叔桓公

震

文十四年
頃王六年
周公閱
王孫蘇
春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秋七月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

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按周公閱即僖三十年聘魯之宰周公閱也至頃王之崩已歷十八年王孫蘇疑即王叔桓公以其為王子虎之子故曰王孫訟于晉而趙宣子

	文十五年	匡王元年	周公閱	王孫蘇	
	文十六年	匡王二年	周公閱	王孫蘇	
	文十七年	匡王三年	周公閱	王孫蘇	秋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文十八年	匡王四年	王孫蘇	名伯	毛伯
復之使和親則此年仍復共為政矣	宣元年	匡王五年	王孫蘇	名伯	毛伯

宣二年	匡王六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秋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使趙穿來逆公子黑臀而立之 冬十月乙亥
宣三年	定王元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春正月葬匡王 四月亟葬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
宣四年	定王二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五年	定王三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六年	定王四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夏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王崩	宣七年	定王五年	王孫蘇	名伯
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宣八年	定王六年	王孫蘇	名伯
	宣九年	定王七年	王孫蘇	名伯
	宣十年	定王八年	王孫蘇	召伯
	宣十一年	定王九年	王孫蘇	名伯

毛伯

冬晉侯盟諸侯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按文十四年趙宣子復王孫蘇宣十五年王孫蘇復與名氏毛氏爭政則此二十年內秉政者王孫蘇也而此年稱王叔桓公益知

毛伯

毛伯

春王使徵聘于魯夏魯仲孫蔑來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毛伯

秋使王季子報聘于魯公羊其稱王季子何貴也母弟也

毛伯

王孫蘇與王叔桓公為一人矣

宣十二年　定王十年　王孫蘇　名伯　毛伯

是年夏楚敗晉師于邲晉

宣十三年　定王十一年　王孫蘇　召伯　毛伯

宣十四年　定王十二年　王孫蘇　名伯　毛伯

宣十五年　定王十三年　王孫蘇　名伯　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宣十六年　定王十四年　王孫蘇

春晉士會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來獻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

由是失霸

使王子捷殺名戴公及毛伯衛許氏翰曰拓跋魏世高歡觀張彝之變而生亂心定王在上而子弟敢以私怨專殺王不能禁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矣晉滅赤狄潞氏使趙同來獻俘

為太夏成周宣榭火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按王孫蘇于文十四年與周公閱爭政致頃王之喪不赴訟于晉而王不直王孫蘇宜即加斥逐何待于晉乃因趙盾

復之之故復使為政首尾共二十年經匡定兩朝復以爭政故殺名伯毛伯其專肆無上亦甚矣不即誅戮復使奔晉而晉人復之以天朝之貴不能處置一上卿聽命大國如屬吏典刑安在哉

冬晉侯使士

	宣十七年	定王十五年	王孫蘇		
	宣十八年	定王十六年	王孫蘇		
	成元年	定王十七年	單襄公	劉康公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成二年	定王十八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冬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云
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	成三年	定王十九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按定王在位二十一年王孫蘇擅殺命卿而不能討劉康公生事喪師而不加罰徒以論殺悉却齊捷以口舌取勝諸

云犨伯不能對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

成四年
定王二十年
單襄公
劉康公

成五年
定王二十一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夏梁山崩
公羊為天下記異也
冬十一月已

侯何畏哉
成六年
簡王元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成七年
簡王二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成八年
簡王三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秋使召桓公賜魯侯命

成九年
簡王四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成十年
簡王五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酉王崩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成十一年
簡王六年
單襄公
劉康公
周公楚
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

成十二年
簡王七年
劉康公
單襄公
春王使以周公之難告魯

成十三年
簡王八年
劉康公
單襄公
晉侯帥諸侯伐秦來朝京師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伐

年	事
成十四年	
成十五年	
成十六年	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成十七年	
成十八年	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師還卒于瑕

簡王九年
劉康公
單襄公

簡王十年
劉康公
單襄公
三月晉侯會諸侯盟于戚執曹負芻歸于京師

簡王十一年
尹武公
單襄公
七月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杜氏預曰尹子王卿士子爵此晉厲鄢陵之後復三假王命伐鄭也釋曹伯歸于曹

簡王十二年
尹武公
單襄公
夏尹子單子會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冬單子復會諸侯伐鄭

簡王十三年
尹武公
單襄公
正月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使荀罃士魴來逆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襄元年	簡王十四年	尹武公	單襄公	九月辛酉王崩	
襄二年	靈王元年	王叔陳生	伯輿	春正月葬簡王	
襄三年	靈王二年	王叔陳生	伯輿		趙氏鵬飛曰簡王不能正王法以令天下失政刑矣
襄四年	靈王三年	王叔陳生	伯輿		
襄五年	靈王四年	王叔陳生	伯輿	春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	

襄六年
靈王五年
王叔陳生
伯輿

襄七年
靈王六年
王叔陳生
伯輿

襄八年
靈王七年
王叔陳生
伯輿

襄九年
靈王八年
王叔陳生
伯輿

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襄十年
靈王九年
王叔陳生
伯輿
夏五月晉滅偪陽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冬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士匄聽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遂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杜註代王叔

襄十一年	靈王十年	單靖公	按周室至此非唯不能治諸侯并不能自治其大夫自頃王末至此共五十年爭政凡四見矣每爭不勝則怒而出奔王再三復之
襄十二年	靈王十一年	單靖公	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曰云云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襄十三年	靈王十二年	單靖公	
襄十四年	靈王十三年	單靖公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環命杜氏預曰定公即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議舉其終耳因昏而加褒顯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襄十五年	靈王十四年	單靖公	春劉夏從單靖公逆后于齊　孫氏復曰天子不親逆取后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王后天下母使微者逆之故曰劉夏逆

猶不止甚至王孫蘇殺二命卿而不加罪王叔陳生至殺史狡以説訟于晉晉復之王不敢不聽直至出奔乃更易其人臣桀驁而無上君忍恥而含垢典刑至此而文定輒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何迂之甚也

王后于齊以著其非

正義曰王季子食采于劉遂為劉氏謚康公劉夏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所稱劉定公是也

襄十六年	靈王十五年	單靖公	
襄十七年	靈王十六年	單靖公	
襄十八年	靈王十七年	單靖公	
襄十九年	靈王十八年	單靖公	夏四月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葬禮
襄二十年	靈王十九年	單靖公	

魯紀年	周紀年	卿	事
襄二十一年	靈王二十年	單靖公	秋晉逐欒盈欒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
襄二十二年	靈王二十一年	單靖公	
襄二十三年	靈王二十二年	單靖公	是年穀洛鬬毁王宮
襄二十四年	靈王二十三年	單靖公	冬齊人城郟魯叔孫豹來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杜註郟即王城也去年為水所壞時齊
襄二十五年	靈王二十四年	單靖公	

輮轅	襄二十六年	靈王二十五年	單靖公		
	襄二十七年	靈王二十六年	單靖公		是年向戌為弭兵之說晉楚合天下之諸侯同盟于宋令晉楚之從交相見
	襄二十八年	靈王二十七年	單靖公		十有二月甲寅王崩是月楚子昭亦卒汪氏克寬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叛晉欲城之以求媚	襄二十九年	景王元年	單靖公		為宋之盟故前年十一月魯及宋陳鄭許諸君如楚及漢楚子卒宋公反魯及陳鄭許遂行楚人止之送
	襄三十年	景王二年	單靖公	劉定公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入告王曰必殺之

葬正月朔楚人使魯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諸侯親送葬至西門之外五月王葬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印段來會葬

不然必害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五月癸巳王殺佞夫王子瑕奔晉

魯	周	單	劉	備注
襄三十一年	景王三年	單靖公	劉定公	
昭元年	景王四年	單靖公	劉定公	是年春諸侯復為會于虢尋宋之盟讀舊書晉趙孟還自鄭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
昭二年	景王五年	單獻公	劉定公	
昭三年	景王六年	單獻公	成簡公	
昭四年	景王七年	單獻公	成簡公	

昭五年 景王八年 單獻公 成簡公

昭六年 景王九年 單獻公 成簡公

昭七年 景王十年 單獻公 成簡公 秋八月衛侯惡卒來告喪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

昭八年 景王十一年 單成公 成簡公

昭九年 景王十二年 單成公 成簡公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時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

昭十年	景王十三年	單成公		
昭十一年	景王十四年	單成公	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	
昭十二年	景王十五年	劉獻公	原伯絞虐其輿臣冬十月	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其弟成公 按獻公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襄公之曽孫
昭十三年	景王十六年	劉獻公	秋劉子會諸侯于平丘晉	
昭十四年	景王十七年	劉獻公	單穆公	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

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無守氣矣冬十二月單成公卒

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是為平公

杜註獻公劉定公之子康公之孫名摯

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若之何對曰君苟有信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

昭十五年
景王十八年
劉獻公
單穆公
六月乙丑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

昭十六年
景王十九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昭十七年
景王二十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晉侯使屠蒯來京師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乃警戎備九月丁卯

昭十八年
景王二十一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春二月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正義曰于時天子微弱故自殺自代不

昭十九年
景王二十二年
劉獻公
單穆公

敬王三年	昭二十五年	文伯宴樽以魯壺因求彝器藉談不能對歸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敬王四年	昭二十六年	
敬王五年	昭二十七年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蔡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周大獲
敬王六年	昭二十八年	能禁之原伯魯不說學魯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敬王七年	昭二十九年	

單穆公 劉文公

夏諸侯會于黃父晉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去年六月晉人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及會矣又云明年將納王王室有倒懸

單穆公 劉文公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劉師為王城人所敗七月己巳以王出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子

單穆公 劉文公

秋諸侯會于扈令戍周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單穆公 劉文公

單穆公 劉文公

三月己卯殺名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杜註尹氏以

之急而晉急緩如此由政在范趙莫肯致力故也

是年九月魯季孫意如出其君孫于陽州

冬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朝之黨名伯盈反逐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名伯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

案子朝之亂凡五年而後出奔

二十六年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至此為三歲

案天王殺其弟佞夫則書此不書者以是為刑當其罪常事而不書也然召伯盈以反正為功尹氏固以中途而返俱在輂轂之下故得就誅戮若毛伯得從

魯	周	卿	事
昭三十年	敬王八年	單穆公	
昭三十一年	敬王九年	單穆公	
昭三十二年	敬王十年	單穆公	
定元年	敬王十一年	單穆公	
定二年	敬王十二年	單穆公	子朝在楚不能令楚誅之猶有佚罰非柔不茹剛不吐之義矣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於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劉文公

劉文公

劉文公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冬十一月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案是年王請城成周曰為伯父憂不遑啓處于今十

劉文公

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與薛宰爭言晉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必以

劉文公

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年勤戍五年註云謂自二十三年二師閏郊至此年為十年二十八年籍秦致戍至此為五年

正義曰致戍在二十七年十二月而杜云二十八年者以十二月垂盡去在此時至周當以明年故云五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棠子朝出奔後又八年而後城成周王室於是乎定

敬王十三年	定三年	
敬王十四年	定四年	
敬王十五年	定五年	湛氏若水曰書城成周著尊王之心猶未忘也高氏攀龍曰敬王既入成周即于此定都不復返王城遠惡黨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師年也
敬王十六年	定六年	
敬王十七年	定七年	

劉文公	
劉文公	三月劉子會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侵楚 五月盟于皋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云云萇弘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 秋七月劉卷卒為赴于諸
單武公 劉桓公	春殺子朝于楚 杜註因楚亂也 經不書以是為刑當其罪而不書也與鄭殺世子華同義
單武公 劉桓公	夏四月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王處于姑蕕辟
單武公 劉桓公	春二月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杜註時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武公是穆公子桓公是文公子 冬十一月戊

事	魯	周	單	劉
	定八年	敬王十八年	單武公	劉桓公
侯如同盟諸侯來會葬諡劉卷即劉蚠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子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定九年	敬王十九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定十年	敬王二十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儋翩之亂也	定十一年	敬王二十一年	單武公	
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定十二年	敬王二十二年	單武公	

劉	魯	周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定十三年	敬王二十三年
	定十四年	敬王二十四年
	定十五年	敬王二十五年
劉桓公	哀元年	敬王二十六年
劉桓公	哀二年	敬王二十七年

年	單	劉	事
哀三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哀四年	單武公	劉桓公	晉逐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來奔 秋使石尚歸脤於魯
哀五年	單武公	劉桓公	
哀六年	單武公	萇弘	
哀七年	單武公	萇弘	

敬王二十八年	敬王二十九年	敬王三十年	敬王三十一年	敬王三十二年
單武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單平公
劉桓公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殺萇弘正義曰此時				

文公已卒萇弘知政以己先事劉子劉氏又與范氏親至己握國權遂與范氏故殺之以說于晉

案天王櫻列國陪臣之怒至不能保其政卿王室之替靈盡矣

哀八年

哀九年

哀十年

哀十一年

哀十二年

敬王三十三年	單平公	哀十三年	敬王三十八年	單平公 夏單平公會晉定公吳夫
敬王三十四年	單平公	哀十四年	敬王三十九年	單平公
敬王三十五年	單平公	哀十五年	敬王四十年	單平公
敬王三十六年	單平公	哀十六年	敬王四十一年	單平公 春衛侯使鄢武子來告曰
敬王三十七年	單平公	哀十七年	敬王四十二年	單平公

差魯哀公于黃池趙氏匡曰據左氏有單平公而不書于經者緣吴晉敵禮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是兩霸之義分明也

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

哀十八年

敬王四十三年

單平公

哀十九年

敬王四十四年

單平公

左傳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據左氏敬王

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崩在此年是敬王以四十四年崩當魯哀之十九年矣世本與此同而史記周本紀則云敬王四十二年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十二諸侯年表又云敬王四十三年崩徐廣曰歲在甲子六國表起于元王之元年

是乙丑則又為魯哀之十八年即史記一書而兩說互異與左氏共成三說未詳孰是

案周自平桓之世鄭虢分政至敬王時有單平公中間或兩人或三人見於左傳者爭政凡四共二十八人或出師征伐或與諸國會盟事迹班班可考只虢公自忌父林父兩人以名見以後止稱虢公或稱虢

仲或稱虢叔至僖五年晉滅虢而止或父子相繼其名字不可得見其奔京師者爲虢公醜云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一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魯政下逮表

從來國家之欲去權臣也必俟其有可指之罪一朝卒然而去之無使一擊不勝至於再擊則彼之聲勢益張蟠附益固而吾之國威亦頓挫又必所與謀者皆正直無私國人素所傾服之臣是故必如舜而後

可殛四凶必如周公而後可誅管蔡愚觀昭公乾侯之事而知三家之所以蔓延不可制者非獨三家之罪亦魯之羣公有以自取之也何則國家之患莫大乎世卿然相沿已久不可驟革季子有大功而執政為卿宜也叔牙以就鍼巫之酖而業許為立後至如慶父胡為者通國母弒二君負滔天之惡此斷斷宜絶其屬籍矣而亦為立後逮其子敖棄君命從巳氏罪尤必誅不赦而其二子儼然為貴卿從此三家遂

如喁足不可去一父子再負重罪而寵榮不衰此時魯之威柄已倒地此根本之失首宜歎息痛恨者也至當日魯之欲去三桓非一世矣患在發之太早謀之太疎一發于歸父宣十八年再發于僑如成十六年三發于南蒯昭十二年至平子登臺之請而凡四矣每一發不勝則三家之聲望益隆國人之屬望益切此非欲去之直為三家立赤幟助之翼而飛也請得而言之季友有定國之功而其子無佚早死孫行父于文之六年

纔受室爲卿此時年少位卑惟仲遂之言是聽未有可指之罪也若追論弒子赤之事則宜先誅仲遂而後及行父令歸父以逆賊之子而欲圖行父忠賢之後且當時行父與蔑俱有賢聲國人豈能服乎國人不服必不能去不去而君臣之間必不相安此魯之失計一也嗣後行父稍稍肆志矣鞌之戰一怒而興舉國之師役滿朝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然終成公之世與仲孫蔑共政小心畏慎俱爲賢卿聲望猶

出僑如遠甚一旦僑如通於穆姜欲藉晉力以去季孟并欲廢公此時公視季孟如唐之五王而視僑如與其母乃韋后與三思爾非特國人與之并公亦且委心聽任如同舟之遇風此魯之失計二也嗣後行父悟威權之不可去手幽君母刺公子偃然皆藉君意以行之至其子宿乃遂攘奪國政適值襄公幼弱父喪未期即首城賜邑視叔孟二卿蔑如也行父卒後次當及仲孫蔑蔑之後當及叔孫豹此二子皆賢

大夫也魯之舊例執政以次更代俟其人已卒然後遞掌國政而宿之凶㲻二子皆畏之慮其軋已故宿請作中軍而豹即有政將及子之言不欲與爭既得國政兵柄在手入鄆以自益城成邑而偃然居叔孫之上凡意如逐君之事皆宿倡導之至宿死而其子紇早卒執政次及叔孫舍舍為政凡十八年無能革意如之惡且事事欲傾陷叔孫致之死此時之罪狀人人欲傳刄其腹中矣然南蒯特不得志于季氏之

徒非能為國除患一旦造謀智短慮淺謀未及成先懼弗克叛而奔齊身冒不韙而欲除百年之積蠹有是理哉此魯之失計三也當此國威三挫之後魯人視公室真如死灰之不復然而濡首富貴之徒咸奔走季氏昭公踵此而欲與季為難此如命遼郤以攻曹瞞其不為叉出于背者幸爾追維終始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季桓子遭陽虎之難急用孔子孔子為政三年三都隳其二公私俱安魯國大治此所謂

惟禮可以已之者也陽虎謂孔子好從事而亟失時蓋欲招孔子以共圖季氏貨蓋如董卓曹操之流欲以蔡邕荀彧擬孔子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繫易豈不深切著明矣哉輯春秋魯政下逮表第二十一

年	執政	事
僖元年	季友	莒人以慶父故求賂于魯
僖二年	季友	
僖三年	季友	齊人為陽穀之會來尋盟
僖四年	季友	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
僖五年	季友	公孫茲如牟娶焉

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陳氏傅良曰魯之內難始定

季氏廉曰季之有費始此

王氏錫爵曰自此私門之强遂蔓延數十世不可拔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汪氏克寬曰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惟此佐齊桓伐楚有輔霸之善

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氏傅良曰公子牙與弑子般公子慶父親弑閔公而其子皆世為將是故謹志之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救徐見三家所自始

孔氏穎達曰牟自桓十五年來朝以來更不朝聘于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能越境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明其因娶而聘

汪氏克寬曰不書逆者不

何傳公慮之不遠也然則賞友之功宜何如亦曰隆其爵秩而已業季友此舉自是有功後來意如逐君猶韓魏公之有佹冑豈可以佹冑之故而追貶魏公哉即賞功之邑亦是常事當年管晏所受豈必不大

與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季友私交則書其事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婼因聘與盟而逆則不書皆所以謹私交也

趙氏鵬飛曰前年伐陳已專兵矣今又如年其專曰甚仲孫叔孫

于費而忠者自忠奸者自奸魯之病患在世卿使專執政耳趙氏與權謂季友竊靖難之名遂攘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敗皆有功季氏專制始兆太刺論矣此如白日見鬼遂覺無人之非鬼也

之僭基于此

僖六年

季友

僖七年

季友

秋七月公子友如齊　汪氏克寬曰甫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

僖八年

季友

僖九年

季友

僖十年

季友

僖十一年

僖十二年

僖十三年

僖十四年

僖十五年

季友

季友

季友

冬公子友如齊

張氏洽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季友

季友

三月盟于牡丘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汪氏克寬曰桓公倡霸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大夫主將始此然春秋書法必書諸侯以統之與四年公孫兹帥師及諸侯

之師侵陳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同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界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繫于諸侯也

僖十六年

季友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僖十七年

公子遂

夏滅項

程氏端學曰

僖十八年

公子遂

僖十九年

公子遂

僖二十年

公子遂

胡傳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經于其卒各以氏書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彙纂曰季友討逆定亂功在公室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教以為賢之是也胡傳以為

先書滅項後書公至自會則大夫擅國政握兵權可知

生而賜族其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非其倫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僖二十一年
公子遂

僖二十二年
公子遂

僖二十三年
公子遂

僖二十四年
公子遂

僖二十五年
公子遂

僖二十六年
公子遂
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

僖二十七年
公子遂
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

僖二十八年
公子遂
秋公子遂如齊

僖二十九年
公子遂
秋大雨雹胡傳雹者戾

僖三十年
公子遂
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季氏廉曰是年展喜犒師受命于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為之介夫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于强楚桿盜賊以困姻隣春

入杞

趙氏鵬飛曰僖公自季友卒而用公子遂數年之間內不自修而結怨四鄰伐齊入杞與前善惡判矣是年晉文公圖霸

許氏翰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貽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

張氏洽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霸權之立如此

案前日如楚乞師伐齊者

氣陰脇陽臣專君之象時僖公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季氏廉曰晉未聘魯而魯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荅聘是尊王之禮不如事霸之謹也

秋特書如楚乞師蓋深罪為國之無謀也

僖三十一年

公子遂

春公子遂如晉拜曹田

僖三十二年

公子遂

是年冬晉文公卒

僖三十三年

公子遂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

公子遂也今如齊修好者復公子遂三年之中倏讐倏合謀國無術而依人為强弱使無晉文之興魯之為魯可知矣

文元年

公子遂

夏四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二年

公子遂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

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張氏洽曰升陘之役十歲矣僖公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春秋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直書而罪自見矣

拜錫命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疆戚田
冬十月公孫敖如齊聘告即位
趙氏鵬飛曰三家之子孫雖自僖公始而僖之世莫見其橫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則已專盟會矣孟氏自敖而

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杜氏諤曰識政在于大夫也桓文之霸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于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霸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于大夫也春秋亦不

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呂氏大圭曰春秋之初蓋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未有若公孫敖之專會也

愚案敖以秋冬二時會晉復聘齊交于大國魯政下逮蓋不始于季而早在叔

予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

吳氏澂曰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桓文歿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穀始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年	人	事	
文三年	公子遂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諸侯之師伐沈沈潰 高氏閌曰文公三年之間遂教得臣畧見于經則知魯政盡在諸臣矣漢五行	
文四年	公子遂		
文五年	公子遂	夏公孫敖如晉	
文六年	公子遂	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黄氏仲炎曰托君命以遂其私也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用之文子曰	孟二家矣
文七年	公子遂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其娣聲己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	

志文公時大夫始專政信矣

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冬十月襄仲往會葬

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叔仲惠伯勸公止之使公孫敖反莒女復為兄弟如初

案是年行父始見于經蓋此時方受室始預卿班上壓于仲遂未及專國政也故每事俱謹慎過防當時亦稱之其一

文八年
仲遂
前年秋八月晉侯立趙盾

文九年
仲遂
三月楚子師于狼淵以伐

文十年
仲遂

文十一年
仲遂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

歲再出聘蓋魯之習例如此公孫敖已先見矣黄氏正憲謂其專執國政阿結彊援私交樹黨似嫌責之太早

文十二年
仲遂
冬十二月季孫行父帥師

會諸侯盟于扈公後至晉人以為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于暴

張氏洽曰文公怠緩悉以國事付之公子遂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間隙胚胎殺適立庶之禍汪氏克寬曰

鄭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

案是時晉靈年少趙盾專政而魯文怠于政事仲遂執國柄已二十七年彼此俱有無君之心故衡雍之盟救鄭之舉兩人必相要結蓋將養成羽翼以為簒

承筐謀諸侯之從楚者

王氏樵曰此會未為非義然大夫交為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

秋襄仲聘于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城諸及鄆

黄氏震曰二邑近費而介于莒他年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于是始大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

案行父自六年以後始復見經此時已漸有營私之意矣

此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盟扈趙盾必要仲遂歃血而後信疑其君而信其臣政柄全在大夫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季氏庶曰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

弒之謀也而二君亦偃然聽之是以晉有桃園之役而魯成儲嗣之禍季孫行父自六年如晉以後從未見經則其不秉國政可知論者于此時必欲舍遂而責行父此因其子孫而原責其祖父耳非擒賊擒王

郤犨盟于扈
皆摧臣專行
之事而此為
造端
穆伯如周弔
喪不至以幣
奔莒從已氏
黃氏仲炎曰
觀遂之專教
之恣文公之
不能制其臣
可知矣

文十三年

仲遂

手也
九月癸酉地
震
何氏休曰是
時魯文公制
于公子遂齊
晉失道星孛
之萠自此而
作

文十四年

仲遂

文十五年

仲遂

文十六年

仲遂

文十七年

仲遂

春邾人伐我南鄙叔仲彭生帥師伐邾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春季孫行父如晉

蘇氏轍曰為單伯與子叔姬故將因晉以請齊也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汪氏克寛曰著三桓漸强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

齊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告于晉一歲再如晉皆為齊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盟

文十八年

仲遂

春正二月丁丑公薨敬嬴生宣公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為請于齊侯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殺惡及

宣元年

仲遂

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汪氏克寬曰宣公之罪有大于喪娶者故詳録之以見其縱私欲以

故

宣二年

仲遂

宣三年

仲遂

宣四年

仲遂

視而立宣公并殺叔仲彭生季孫行父如齊棄此時行父罪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然則魯政下逮襄仲始之而季孫特成之也

宣五年

仲遂

而忝典禮實欲結大援而逭天討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六年

仲遂

宣七年

仲遂

宣八年

仲遂

宣九年

季孫行父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衆公以求援大國之故忍恥屈辱如此

夏公會齊侯伐萊

衆四年公偕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而齊無所得故此年會齊伐萊以償之萊去魯遠蓋彼此各圖取其近地以為利傳曰不與謀言非公之本意也襄六年齊遂滅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仲遂卒于垂

胡傳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衆仲遂自僖十六年季友卒即執國政歷僖文宣三世前後共三十八年弑儲君逐國母窮凶極惡較意如更甚彼季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年	執政	事
宣十年	季孫行父	夏四月公如齊奔齊惠公
宣十一年	季孫行父	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宣十二年	季孫行父	冬會于黑壤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紫宣公一意事齊而不事晉故晉人止公
宣十三年	季孫行父	氏其效尤者耳
宣十四年	季孫行父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喪
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趙氏鵬飛曰歸父仲遂之子也父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父子爭國之權相齊為姦以固其寵
秋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汪氏克寛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于魯也至笙之逐肇端于此矣

王氏樵曰宣公以私恩任用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季文子初聘于齊賀即位冬歸父如齊謝伐邾齊侯使國佐來報聘高氏閌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故明年遂與齊偕伐莒以求媚

宣十五年

季孫行父

宣十六年

季孫行父

宣十七年

季孫行父

宣十八年

季孫行父

成元年

季孫行父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卓氏爾康曰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則勢將及魯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以謀其不免但魯素服于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故預遣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覘齊圖楚之

夏會于斷道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胡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人之或見討故往結此盟業自是臧與季為一家惟季之命是聽

志一以盡已
事齊之禮冬
會齊侯而明
春即會楚子
魯之爲魯亦
可哀矣
秋仲孫蔑會
齊高固于無
婁
胡傳諸侯非
王事而自相
會政不自天
子出矣更以
大夫與大夫
會政并不自
諸侯出矣田

之遂逐東門
氏歸父還自
晉至笙遂奔
齊
案此事三傳
及諸儒皆善
歸父以余觀
之歸父亦不
能無罪蓋不
量力不度勢
輕以其君為
孤注而與巨
室為難解有
不禍及公室
者幸而公甍
而歸父身見

矣厥後其子
武仲逢迎季
氏之私意反
至見逐天道
不爽信哉

氏塞齊三家專魯有由然也

逐爾萬一宣公在而果欲贊成此舉彼歸父以亂賊之子而行父為季友忠賢之後且與蔑俱有賢聲國人與之久矣其能去乎不去而君臣之間必不相安即使行父與蔑俱畏名義不至為意如之悖逆而歸

父柄政十年其行事概可見矣桓兵權專盟會果若去之是去一三桓增一三桓也庸知愈乎景寡亦同胡氏以為善之似屬皮相又業臧季俱係舊臣而歸父以少年新進席父之寵横被寵任二家側目久矣

當季文子揚言于朝臧必先與約結伴怒季孫以示公道而隨即曰許請去之其狡偽之情可見不然彼世為司寇豈不能正色力爭故公羊直以為臧宣叔逐之者或有所受之也至成公與行父其死君忘父其

罪又不待言矣

年	執政	事蹟
成二年	季孫行父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衛曹之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陳氏傅良曰凡帥非卿不
成三年	季孫行父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胡傳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
成四年	季孫行父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案臧氏從未嘗執魯權世為季氏之奴隸迨許卒而紇嗣以媚季而反見逐于季倚伏之理可不懼哉
成五年	季孫行父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餞諸穀 鄭氏玉曰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會之非禮也若僑如私會則尤專恣之甚
成六年	季孫行父	二月辛巳立武宮 高氏閌曰武公教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宣王有功而謚曰武然于公為十一世祖毀之久矣至此行父

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方氏苞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于策而三國之大夫亦以名見矣書大

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所以雖復歸故國而不顧為之民也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秋公欲求成于楚季文子不可乃止

汪氏克寬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冬同盟于蟲牢宋公辭會

自多其功出私意再為立廟聖人書之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夏六月公孫嬰齊如晉受命伐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以其辭會故冬季孫行父如晉賀遷許氏翰曰蔑僑如嬰齊行父有如必書

夫終春秋皆稱人而此獨以名見則舊史承諸卿之私意而非有典法明矣孔子不革何也使革之而魯舉元帥曹止書人則諸卿驕悖無君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是時軍帥正佐皆卿許行父之佐也嬰齊僑

一歲之內四人相望于春秋者大夫張也

如之佐也蓋是時魯止二軍故其後三軍稱作四卿並將空國以出非獨逞忿以歸父在齊而三桓同惡焉耳

案季于是時恣意肆志矣初為卿時猶壓於仲遂遂死而已執政而其子歸父專權十年之

閒歸父凡八見經伐邾伐莒則歸父掌兵權會齊會楚則歸父專盟會而行父僅一如齊至是仇讐已去方悟咸權之不可去手適幸成公之懦弱乃遂放意攬權一怒而空舉國之師役淵朝之將功成志得立

廟銘鐘四分公室之形實肇于此

成七年 季孫行父

秋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

成八年 季孫行父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宋華元來聘共姬

夏使公孫壽來納幣

成九年 季孫行父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春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文子如

成十年 季孫行父

五月齊人來媵

是年晉景公卒秋七月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諱之故不書

成十一年 季孫行父

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文子如

冬衛人來媵宋致女

晉報聘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趙氏鵬飛曰魯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魯與宋昏而齊且來媵已釋然修好晉既以魯爲貳已而止公九月郤犨來聘又抗公而盟之魯安能復忍辱事晉故以

成十二年

季孫行父

夏會于瑣澤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故也

成十三年

季孫行父

春晉郤錡來乞師伐秦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成十四年

季孫行父

秋宣伯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成十五年

季孫行父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孫氏覺曰嬰齊仲遂之子而歸父之弟也歸父奔齊而仲遂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

僑如如齊通舊好也

成十六年

季孫行父

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鄢陵之戰將行姜送公而使遂二子公請反而請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

故曰仲嬰齊也

家氏鉉翁曰公羊謂仲嬰齊為兄後非也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爾

賀氏仲軾曰魯果欲為歸父立後曷不反歸父之子而立之不必用親弟為之後互見三傳異同表

是皆君也公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晉侯不見公宣伯使告郤犨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而事晉蔑有二矣晉人執行父于苕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欒范亦為之請乃赦季孫僑如奔齊季孫及

十一月會吳鍾離始通吳也

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家氏鉉翁曰季孫之執僑如之奔郤犨之盟公子偃之刺春秋備書之為魯國隱憂也季孫之釋也欒范私之行父外交有素始與襄仲共謀弑君陷叔仲惠伯于死今自晉歸逞執辱之

成十七年

季孫行父

夏公會諸侯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九月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復伐鄭公孫嬰齊還至

成十八年

季孫行父

二月晉悼公立復興霸公如晉朝

夏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

八月己丑公薨

冬晉侯使士

襄元年

季孫行父

正月圍宋彭城彭城降晉

夏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

冬晉侯使荀

襄二年

季孫行父

夏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之美檟以葬君子曰虧姑以成婦罪莫大焉

秋七月會于戚以謀鄭孟

襄三年

季孫行父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

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

憾幽君母敎公子魯之政一出季氏矣

貍脤而卒

紡來乞師

十二月會于虛打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罃來聘

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穆叔聘于宋通嗣君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孫氏覺曰雞澤諸侯已盟袁僑後到諸侯畀之不與盟使大夫盟之而穀梁以為大夫執國權案經意乃是諸侯不與盟故使大夫大夫安得專權哉

襄四年 季孫行父

夏叔孫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

秋定姒薨季孫議欲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

襄五年 季孫行父

夏穆叔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

孟獻子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受命戍陳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襄六年 仲孫蔑

秋莒人滅鄫

冬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謝

趙氏鵬飛曰父喪未期而執使命不顧夫禮是時襄公幼弱宿自為之

案晉責魯以

襄七年 仲孫蔑

夏四月城費

家氏鉉翁曰宿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

李氏廉曰自城費之後南蒯公山不狃相繼以費叛非特魯不能

襄八年 仲孫蔑

正月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往會

杜註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案此係晉悼謙以接諸侯

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取以葬

案季文子喪定姒議從其薄蓋托于妾母不得同夫人之禮此由君弱臣強非薄儀制非果欲復正也然當日匠慶猶有君長誰任其咎之言取季孫之木以葬季孫不敢

冬諸侯戍陳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

高氏閌曰自文子卒而魯始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啓也

案文子繼仲遂為政凡三十四年其為

亡鄫而不討莒滅鄫之罪此不可解

制季而季亦不能制其陪臣定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遂墮費

秋季孫宿如衛

季氏本曰時仲孫蔑執政正務睦鄰故多通使隣國宿非私行也或意所欲往

然自此政權逮于大夫大夫張矣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冬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

止則君之聲靈猶震季氏猶有所忌憚至定哀之世定姒不書夫人不稱小君則太阿倒置君位如贅旒矣先儒猶以為正名非也冬公如晉聽貢賦之數請屬鄫不許孟獻子固請乃許之十月邾人莒人伐鄫

八大抵賢奸叅半至其子宿嗣則放手為攘奪矣

而因以植黨則有之矣冬楚子囊圍陳會於鄬以救陳

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註鄫屬魯故救之

襄九年

叔孫豹

夏季孫宿如晉報范宣子之聘

穆姜薨于東宮

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鄭季武子從晉荀

襄十年

叔孫豹

春公會諸侯會吳于柤

夏四月圍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

襄十一年

叔孫豹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

襄十二年

季孫宿

三月莒人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何氏休曰時公微弱故季孫宿遂取鄆

襄十三年

季孫宿

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邿遂取之

罃士匄門于
郭門十二月
已亥同盟于
戲
公送晉侯晉
侯以公宴于
河上問公年
曰十二年矣
可以冠大夫
盍為冠具季
武子以公還
及衛冠于成
公之廟

然則盟諸乃
盟諸僖閎詛
諸五父之衢
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三
子各毀其乘
季氏使其乘
之人以其役
邑入者無征
不入者倍征
孟氏使半為
臣若子若弟
叔孫氏使盡
為臣
業傳政將及
子之言則比

而自益其邑
業自作三軍
之後季遂橫
行無忌取邑
以自封殖有
銘功勒鼎之
事矣

時當叔孫豹為政尚未及季孫也但孟獻子以襄十九年卒而叔孫為政者意當日獻子已告老不與國事不然作三軍何不請于孟獻子而特請于叔孫穆子乎明年季孫遂為政而擅兵入鄆矣

襄十四年 季孫宿

正月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汪氏克寬曰魯以二卿會晉晉列二卿于會晉魯俱失禮矣

襄十五年 季孫宿

夏齊侯圍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高氏閌曰此孟孫之邑而叔季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

襄十六年 季孫宿

晉人為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晉

夏晉人歸諸侯穆叔從公

齊子帥師會伐許

晉人以我故執莒子邾子以歸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

襄十七年 季孫宿

是歲齊再伐我北鄙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襄十八年 季孫宿

諸侯同圍齊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

夏四月叔孫豹從晉伐秦冬會于戚謀定衛季武子往會

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案是時孟獻子尚在而城成之役反不與者意當告老不任事又獻子賢不肯城其私邑而叔季强城之也季若不城成則無解于已之城費此殆欲孟叔而家代為分謗耳

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乃還案速是孟獻子之子此時已在行則獻子告老久矣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年	季孫	事	
襄十九年	季孫宿	春晉人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季武子如晉拜師夏季武子以	
襄二十年	季孫宿	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秋孟莊子伐邾	秋邾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冬晉悼公卒
襄二十一年	季孫宿	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襄二十二年	季孫宿		
襄二十三年	季孫宿	夏邾畀我來奔家氏鉒翁曰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季孫之罪大	

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案行父當仲遂世未嘗執政即遂死而其子歸父專權宣公特以上卿之名尊季而征伐會盟大柄悉歸父遜之季固未嘗與競也追行父卒次

案邾莒前俱伐魯督揚之盟邾莒皆與乃盟莒而伐邾非柔不茹剛不吐之義矣

叔老如齊

冬十月季孫宿如宋

季氏廉曰魯之報齊邾已甚故聘齊以解讐聘宋以求援耳

陳氏傅良曰是時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

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晋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臧孫紇出奔邾

家氏鉉翁曰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當及蔑宿不顧父喪未期即執使命明年首城賜邑孟孫執政無如之何次及叔孫穆子復以作三軍固請穆子知其不能久為人下故有政將及子之言既得政柄肆無忌憚入郔以自益會吳而使次卿為介

城成而偃然居叔孫之上視其父初年竟大相反何也仲遂權奸過于行父故有所畏而不敢動至蔑與豹則束躬自好有退讓避之爾從來小人能制小人以君子與小人角是大路與柴車爭逐也自古然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謂曰時政在大夫故專相為會

襄二十四年

季孫宿

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晉故也

襄二十五年

季孫宿

春齊崔杼伐我北鄙 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

襄二十六年

季孫宿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為孫氏故 名公為澶淵之會

襄二十七年

季孫宿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告于諸侯皆為會于

襄二十八年

季孫宿

秋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 十一月公及

高氏閲曰羯代逺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

冬叔孫豹如京師賀城郟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病我夏五月崔杼弑莊公諸侯會于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説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

六月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

宋秋七月辛巳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之從交相見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

正義曰是時季氏專魯國

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從叔仲帶言遂行如楚

襄二十九年

季孫宿

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

夏四月葬楚

襄三十年

季孫宿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襄三十一年

季孫宿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

昭元年

季孫宿

正月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以從宋之盟

之利害慮兩事晉楚貢賦必重故欲比視小國恐叔孫彊直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敕之

昭二年

季孫宿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康王止諸侯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欲無入榮成

姬
正義曰悼伯姬以災而死故使卿共葬事禮從厚
冬十月會于澶淵歸宋財

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武子不聽卒立之子是昭公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案子野卒三傳皆以為毀獨近日望溪方氏以為為季孫所弑與

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於晉曰魯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弗與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為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致襚服焉
方氏苞曰襄公末年如楚歸懼季孫之逼幾不敢入君臣瑕釁已開子又離喪次而暴卒于季氏之家雖其事甚秘邦人隣國必有疑焉季氏利昭公之暗懦而立之未必

伯賦式微乃歸郈氏寶曰季氏之勢盛矣襄公之不敢歸畏武子也況昭公之於平子乎六月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孟孝伯往會案楚之彊横如此而晉平合天下之力以恤其母家

子般卒子赤卒一例愚嘗因其意著為論

己亥仲孫羯卒

非慣討也然其生十九年矣安知其如晉不相詐故逆阻之晉人辭公而納季孫情事顯然矣左氏所傳晉之飾言也食季孫之奸無以為辭而托于少姜之非嫡也魯君初立而朝霸主自是故事傳亦未載公

晏然不復以諸侯為事皆向戌弭兵之說誤之也

昭三年

季孫宿

冬大雨雹

昭四年

季孫宿

正月大雨雹

黄氏仲炎曰季氏専國有無君之心干

昭五年

季孫宿

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於施氏初作中軍三

昭六年

季孫宿

夏季孫宿如晉

高氏閌曰謝前年取莒牟

如晉弔胡乃以少姜為辭哉穀梁子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得其實矣

昭七年

季孫宿

三月叔孫舍如齊涖盟

案是時魯所事者四國婚

犯陰陽故冬春連大雨雹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為咎可謂矯誣上天矣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為之解使其君莫之疑歟

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許氏翰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汪氏克寬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

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卓氏爾康曰去年公幾見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往謝蓋此時季已聯結晉大夫矣

方氏苞曰往年公如晉晉侯謂公善於禮宿懼公與

于吳恐楚怒則不得不朝楚朝楚恐晉怒則不得不與杞成又恐齊怒則不得不如齊尋舊好謀國如此亦可哀已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守臣謝息不可季孫曰君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

有力于公室也

無民矣今季孫復以國民四分之而巳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二家而强巳也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人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秋七

晉侯之相得也故如晉自託而比于下隸以曲媚焉蓋晉諸臣黨于季氏季孫取鄫鄆而執賂公無以服諸侯故范鞅以師討為辭以歸公而私于宿使躬拜莒田以自脫耳

冬叔弓如楚趙氏鵬飛曰

益重不如與之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晉人為杞取成

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家氏鉉翁曰宿乘主幼盜兵權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為所逐自後世言司

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家氏鉏翁曰公在晉而季孫兩納邾莒之叛人蓋置其君於陷阱莒獲之地將使齊人執之而已得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遂君之謀兆於宿矣

時兩事晉楚宿如晉則叔弓不得不如楚

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矣意如逐君其殆宿所命歟業宿子紇未為卿而死是為悼子孫意如嗣

昭八年
叔孫舍
秋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趙氏恒曰此後凡書蒐俱與公無與矣自三軍作舍民屬私家故蒐皆三家之事
案昭二十一年傳晉士鞅

昭九年
叔孫舍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張氏洽曰以

昭十年
叔孫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杜氏預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
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

昭十一年
叔孫舍
春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五月大蒐于比蒲
黄氏仲炎曰蒐以大名有盡物之害也喪不廢蒐無忌君之心也所以為此者三家焉爾公

昭十二年
叔孫舍
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穀梁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家氏鉉翁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

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杜註云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憎叔孫在已上位欲使得罪于晉據此則宿卒後叔孫昭子為政明矣又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

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貳也序于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守自是迄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也方氏苞曰中軍既毀則仍二軍矣而是年三卿並將何也孟叔雖共為一軍而主兵者則不

不與也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八國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

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皆季氏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公子慭吾出季氏

克之更受三命則叔孫為正卿雖平子有功亦應歸功首輔乃是舊例如此故季孫憎其在已上也但以叔孫之賢無能制季孫之專擅是亦有罪焉耳

又案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蓋是時平子未為政

肯相下也清之職季氏為左師孟叔為右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軍誤矣晉六卿並出獨書元帥者統于君也魯自成襄以後三卿出則書三卿二卿出則書二卿者散辭也不屬于君而無所統也

案據此則杜

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吾以費為公臣懋許之南蒯語叔仲小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小欲搆二家謂平子曰叔孫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

不得專黜逐之權雖甚怒之而必請于昭子也

氏謂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謂仍有三軍非也不過因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帥右師而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疑叔孟各自成一軍此或是武叔退懦不親自將而委

故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怒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慭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高氏閒曰南蒯欲去季氏

昭十三年

叔孫舍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

孺子于敵未可知謂以叔孫為軍名則斷無此理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昭十四年

叔孫舍

春意如至自晉

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齊

昭十五年

叔孫舍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昭十六年

叔孫舍

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家氏鉉翁曰

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

昭十七年

叔孫舍

因俘治區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憚之以威為之聚也乎子從之

秋晉合諸侯于平邱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公如晉請季孫

侯使鮑文子來歸費

公如晉踰歲歷三時之久乃還意如陷其君也其後公興兵討之勢不容已論者謂為啓釁非也

九月季孫意如如晉葬晉昭公

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不如辭之乃辭公于河

昭十八年　叔孫舍

昭十九年　叔孫舍　夏五月己卯地震

昭二十年　叔孫舍

昭二十一年　叔孫舍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昭二十二年　叔孫舍　春大蒐于昌間　許氏翰曰刺大夫盛彊公失政也

昭二十三年	叔孫舍	邾人城翼還遂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	
昭二十四年	叔孫舍	二月叔孫舍至自晉 案昭元年叔孫豹在會而莒以取鄆陷叔孫致留于	
昭二十五年	叔孫舍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有鸜鵒來巢 九月戊戌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請	
昭二十六年	季孫意如	正月葬宋元公 汪氏克寬曰公在外而魯于宋晉鄭曹滕薛不廢會	士鞅怒曰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昭二十七年	季孫意如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秋晉會諸侯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人執之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范獻子求貨于叔孫叔孫弗與魯人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

會者三月前年叔孫舍如晉而意如以取邾師陷叔孫致留于晉者踰年樂王鮒欲取貨于豹不與范鞅欲取貨于舍亦不與父子可謂執持有守而意如父子之積惡陷其君并陷同列罪不容于天矣

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衆怒不可蓄蓄則民將生心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救季氏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望見叔孫氏之旌以告遂執郈昭伯

葬意如之專魯無疑矣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將納公季孫納貨于子猶說齊侯止之使師從公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杜註季氏師距公

秋齊侯會諸侯盟于鄟陵謀納公

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說辭以懼二子二子懼皆辭衆齊晉皆欲納公而季氏皆以貨沮固由列國之無霸亦由三軍作舍以後兵皆季氏之兵賦皆季氏之賦故季得擅縱自如而公坐為其所困

歸殺而與之食之冬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高氏閼曰晉雖以取邾師為罪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甲已故也

殺之于南門之西同伐公徒公與臧孫謀于墓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

案魯屢虐邾莒而鄅陵之會邾莒皆與蓋二國亦知侵伐之謀出於季氏與昭公無涉

也孟懿子陽貨伐鄆敗公徒于且知

案左傳謂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令懿子師事仲尼乃乾侯之役執郈昭伯殺之南門之西與陽虎同伐公徒此又與陽貨親逆顏行以後世言意如為司馬昭而懿子為抽

昭二十八年

昭二十九年

昭三十年

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公言之歸而平子有異志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一月宋公佐將為公故如晉巳亥卒于曲棘

十二月齊侯取鄆以居公

昭三十一年

昭三十二年

戈之成濟也余嘗疑左傳之誣華韋軒謂此非誣而左氏謂師事仲尼乃誣也家語及史記弟子列傳無懿子之名學宮配享無懿子之位則非孔子弟子亦明矣

公如齊

季孫意如

正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使請逆于晉晉侯不見公

案齊猶取鄆以居公而晉侯至不得見蓋景公有圖霸之志猶假義飾譽而晉頃則權在六卿君位幾如贅旒矣

季孫意如

春以不得見晉侯故至自乾侯復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乃復如乾侯

平子每歲貫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季孫意如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陸氏淳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季孫意如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何故出君季

季孫意如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季氏廡曰公旅寄乾侯已久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季孫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

案闞為魯先君墳墓所在季氏逐君而以闞居公如今日屏遠大

乃不歸馬以公行為太子子叔請欲納公夏四月庚子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冬十月鄆潰

正義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

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得從君而歸君之惠也臣之願也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

臣令之守陵相似蓋度貽公年老又憂懣將死使之居闕以為日後葬埋稍使其設心與司馬貽高洋相似千載下令人髮指

冬仲孫何忌合十有一國之大夫城成周

陸氏淳曰公為旅人何忌

定元年

定二年

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時季氏道之使然

定三年

定四年

命唁公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亡人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

定五年

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雖城成周無補于過此不待貶絕而惡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季孫意如

正月孟懿子會城成周

夏叔孫成子逆公喪于乾侯季孫使告子家羈曰公行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對曰羈弗敢知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

季孫意如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凡脩舊例不書

家氏鉉翁曰定公受位賊臣天示之異所以臨涖臣民者一朝化

季孫意如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孔氏穎達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

家氏鉉翁曰此蓋意如約結晉之大夫操縱其君使之一切聽已也

季孫意如

三月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程子曰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曰及

汪氏克寬曰會與盟公皆與則但當書

季孫意如　陽虎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

先入從公者皆及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余氏光曰諸侯喪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昭公歛事已畢何待五日而後殯不過假此特宋而樹已援立之恩爾

為煨燼乃復從而新之有加其舊是以天變為不足畏也

諸侯盟于皐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之汲汲于後會求為此盟也方氏苞曰曹負芻既會而後執故定公以與盟為幸也定公受國于意如當書季氏立公子宋而不敢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季氏本曰季平子叔孫成子俱卒其嗣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為陽虎所執矣

貽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定六年 陽虎

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

定七年 陽虎

春二月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秋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

定八年 陽虎

正月公侵齊張氏洽曰陽虎執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

二月公侵齊

既以即位之恒辭書則無以別于嫡嗣故于此特文以見義焉

定九年 季孫斯

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請師伐魯齊侯執陽虎將東之又

定十年 季孫斯

春王正月及齊平

謝氏曰前此齊魯數相侵伐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

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曰天將多陽虎之罪君姑待之乃止季氏本曰陽虎專政實主此謀魯兵掌於諸卿而陪臣以三桓專兵為口實欲竊兵權自是恒以公將矣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

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墮伏而待之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至期陽虎前驅陽越殿將如蒲圃孟孫之臣公斂處父知其謀先為備陽虎遂劫公與叔孫

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案是年孔子為中都宰此實出於季氏之意意如肆毒於昭公骨未寒而其子為陪臣所執蒲圃之變幾至隕命報復影響抑又甚焉乃始創鉅痛深呼號將伯以為非大聖人不能銷

相平而齊受之聖人以德親懷隣國講信修睦如此方氏苞曰季氏恃晉而搆怨于齊且再使公主兵陽虎在齊必謀挑禍故孔子與聞魯政急與齊平其曰及魯志也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

往報夫人之聘孟孫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畏陽虎矣杜註云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于晉故强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孟孫欲使晉

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方氏苞曰蘇氏謂陽虎及南蒯侯犯之叛皆以賤不書而竊寶玉大弓書以分器重於地非

弭此患委心聽任良有由也然則陽虎謂孔子好從事而亟失時蓋亦欲招孔子以共圖季氏耳夫季氏之有陽虎猶曹操之遇司馬懿即敎之不為過夫聖人豈肯與司馬父子作緣者哉

陰田衆是年孔子自邑宰為司空

叔孫氏之臣侯犯以郈叛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再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詐謂侯犯令事齊與齊郈復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

人知虎專權為國患故假說為陽虎求貴官令晉人知虎必逃走入晉也案春秋之世不介晉權則亂不得發季孫逐君而媚晉以自保故范鞅荀躒皆助之卒無恙其家臣陽虎即效尤亦欲求媚于晉以

也中軍既毀尺地寸土皆歸三家若以叛書是為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若寶玉大弓則竊之公宮不可以不志也

民郈人大駭叛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家氏鉉翁曰齊受侯犯以郈歸魯前歸汶陽今復歸郈此聖人德化所感不然齊何有于叔孫哉

方氏苞曰春秋國君之會相者必上卿魯大夫特會

去三桓强制二子如僕隸天道之不遠如此其後陽虎卒逃走入晉為趙氏私人以霸國之後而至為逆賊適逃主異哉

秋八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諸侯久矣今公主會而孔子攝相者魯恃晉而結怨于齊雖新與齊平知其必以惡來故使公試其危而三桓亦不敢相也左穀梁所稱卻萊兵誅優施請汶陽之田欲張大聖人而反小之先儒推以情事謂不

足信誠然

定十一年	季孫斯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始叛晉也案是年孔子又從司空為大司寇
定十二年	季孫斯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使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
定十三年	季孫斯	夏築蛇淵囿李氏廉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決非夫子為政時季氏本曰孔子去而君臣志荒矣大蒐於比蒲李氏廉曰史
定十四年	季孫斯	夏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張氏洽曰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定十五年	季孫斯	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公羊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穀梁妾辭也辛巳葬定姒

公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墮郈墮費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桓子透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

記以此年孔子由大司冦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非也考案經文此年絶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圍大蒐絶與墮都之意不侔蓋自成之不墮三家之慮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冦攝行相事之

李氏廉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霸已衰列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霸消長之機會其如孔子已去魯何哉

案前此僖宣襄昭四妾母皆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特書以志其僭則此姒氏之書卒不書夫人且葬不稱小君為春秋許其復正乎曰不許也前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此姒

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使不信之呂氏大圭曰三家之城其邑將以自利而其後卒受無窮之害孔子之建此議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當時全不費力然叔季之臣皆據邑以叛而公斂處父獨爲孟氏盡

理乎朱子語錄曰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及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明俱是十二年事也僉氏履祥曰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

氏之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也是權臣專制陵逼其君使君之不得加厚其母也聖人一皆據實書耳詳見姒氏卒論

力則其不肯墮亦宜也使孔子久得志于魯則將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用何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月公圍成不克　胡氏宏曰此時三家之慮

以聽孔子而一旦墮其名都以强公室其中豈無介介頗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為是降心相從令外侮既却內難既定桓子豈甘于終絀故其信任之意漸漸就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追齊人歸女樂而即荒淫

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

案魯世家以齊人歸女樂孔子行即于是年冬

其中三日不朝此明欲使孔子之去不然使桓子之志未移一女樂豈足以間之哉

案金氏之說最得事情蓋始之欲用孔子墮費郈者憤陪臣也至孟氏不肯墮成二家亦漸漸生悔而急于是冬借女

樂以退孔子蓋惟恐孔子抑陪臣并抑三家以强公室連巳亦無地步故後來季孫終不用孔子而武叔至毁仲尼蓋墮都之事德怨相半也若說此年攝相至十四年然後行豈有聖人當國而禁閫大蒐焉用

哀元年

季孫斯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家氏鉉翁曰定公之甍邾子奔喪冀其不為侵暴曾幾何日而何忌伐邾自是

哀二年

季孫斯

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彼相而孔子亦何為重書之於冊乎

哀三年

季孫斯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家氏鉉翁曰季氏悖亂僭上罪不勝誅故天災以示

哀四年

季孫肥

夏城西郛

杜註備晉也

哀五年

季孫肥

春城毗

杜註備晉也

三家更將迭出殆無虛歲皆季氏利邾之土疆期盡乃已而仲與叔附翌之也

于句繹

家氏鉉翁曰三卿自將不假他族為帥兵皆其兵將皆其將國愈不可為矣

鄭氏玉曰三卿伐而二卿盟蓋季氏志在滅邾二田不足飽其欲故以田與叔仲使二氏與盟已則色藏禍心欲入邾

警戒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季氏本曰季孫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氏翰曰句繹之盟踰年

哀六年	季孫肥	春城邾瑕高氏閌曰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以不義强城之也夏叔還會吳于柤許氏翰曰始
哀七年	季孫肥	夏公會吳于鄫吳徵百牢且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寡
哀八年	季孫肥	三月吳為邾故伐我克東陽而進徵虎欲宵攻王舍選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將盟景伯曰我未及虧而有城下
哀九年	季孫肥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儆使伐齊
哀十年	季孫肥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高氏閌曰先為魯所俘而又來奔不知恥甚矣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師于鄎齊人弒悼公以說

而未肯已也渝之棄信甚矣

結吳好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閌曰自公即位以來四用兵于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
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弗聽秋伐邾遂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夜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

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請待之不聽吳人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胡氏銓曰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秋及齊平
案魯以陵邾之故交受齊吳兩大國之伐乃歸邾子

吳師乃還
案齊以不背盟之故辭師于吳吳為是伐齊徵師于魯魯宜感齊之德而婉以謝吳可也邾受齊恩更深為魯伐幾亡賴齊連吳伐魯魯乃歸邾子今乃邾魯連結伐齊致齊弒君以說以怨報德真

請救於吴曰而受齊盟踰
夏盟于鄫行一年即會吴
秋而背之四伐齊欺淩弱
方諸侯其何小反覆兩大
以事君吴子真小人哉
從之
薛氏季先曰
伐邾本三家
而書公者三
家歸過于上
也
王氏樵曰諱
不在公是以
直書而不諱
方氏苞曰三
桓屢歲伐邾

狗彘之不若
矣
秋吴子使來
復儆師

哀十一年

季孫肥

齊為鄎故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

披削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春秋書公不諱所以深著三桓之罪

哀十二年

季孫肥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于

哀十三年

季孫肥

夏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陸氏淳曰黃

哀十四年

季孫肥

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

哀十五年

季孫肥

春正月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師及齊師戰於郊孟孺子洩以右師先奔齊人從之冉有帥左師用矛入齊軍

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免放經而拜正義曰孟子居夫人之位

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設辭以對使者乃止
案春秋自中葉以後盟會征伐多以大夫交政于中國至定哀之世而公反親行者蓋季氏執政已受其

公曰子告季孫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成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聽共弗許

宗定十二年季叔二子墮費墮郈而孟氏獨不肯墮成至此成亦叛矣前後共十九年而孔子之言始驗三都之墮非特利公室并利三桓也
冬及齊平
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陳成子乃歸成公孫宿以

獲甲首八十齊人乃遁王氏樵曰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用力為郊戰故魯吴子伐齊五月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方氏苞曰公會伐而不與戰何也齊魯積怨悼公既汶復會吴伐

藉小君之尊已三世季氏當國不為之服至令仲尼釋巳之經不以世適夫人之禮喪之此季氏之咎也縈孟子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蓋深著季氏之惡季氏生逐其君死又弱其配父子濟惡書之以志痛也

利而以危辱之事迫君以不得不行世事又一變矣

其兵甲入于羸

齊齊必致死或以為讖昭於我故季氏公之娶同姓迫公以出而過矣愚另有不以師從其論孔氏之言意常欲陷公實先得我心于難也魯師少不足用故吳人獨與齊戰不欲魯分其功

哀十六年 季孫肥

哀十七年 季孫肥

哀十八年 季孫肥

哀十九年 季孫肥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

哀二十年 季孫肥

哀二十一年

季孫肥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

哀二十二年

季孫肥

哀二十三年

季孫肥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也

哀二十四年

季孫肥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

哀二十五年

季孫肥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公享二子宴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對曰以妾為夫人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越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案賂公之孫

臣是以不獲從君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王氏鼎爵曰二子當君側而出惡言公宜隱忍待時而動何遽出此言卒使二子生心而公不得安其位此不明于居

哀二十六年

哀二十七年

齊晉皆欲納公意如納賂於梁丘據與范鞅沮齊晉而不果納至此齊晉衰而越始霸康子乃復用祖之故智因吳之亡臣以納賂讒慝横行三綱倒置世道幾如黑夜矣

尊馭下之道也

季孫肥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輒

季孫肥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馬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

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案公孫有山季氏之私黨也公胡為遽如其家此必受季孫意指百方凌辱迫公使不得不出奔後之歸

罪聊以掩人耳目爾如邾遂如越而越已中太宰嚭之賂視之蔑如無所控訴如窮人之無歸亦可哀矣哉

案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間陽虎

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乗意如兇惡之後遭陽虎幾死憧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郈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幷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季叔亦漸漸生悔志慮一變旋不用孔子患難則思之安樂則棄之亦時勢使

然至哀之十五年孟氏之成宰公孫宿亦叛入於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於其位當能感悟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至哀公之世孔子已告老陪臣之禍已銷而三家復熾哀公復孫于越蹈乾侯之轍尾大不掉之禍至於如此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毁也穀梁曰日卒正也歷漢以迄

宋明無有以子野為弒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斥之為弒與子般子赤一例初見似創迺余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赤被弒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其非弒余謂正惟覩傳文而益知其弒無疑特世儒為成見所封不之察耳葢嘗學斷斯獄隱之遇弒也傳稱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子般之遇弒也傳稱次于黨氏冬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凡亂臣賊子謀

行不軌類不於宮庭處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閒於寛閒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為後日諉罪飾奸之地况此傳更明云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且所云毀者以為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搶天呼地之際以為歠粥疏食不勝羸瘠而毀乎則當遲之朞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

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逺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堊室之毁獨無恙次於季氏遂至一毁而卒乎且季氏為正卿攝國政職當調䕶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為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主名烏得斥之為弑曰季孫之惡毒於梁冀而季孫之

謀同於霍顯漢質帝于朝會中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酖弑帝霍顯之藥殺許后也乘其產子意子野平日憤襄公之見欺與季有違言而季亦憚其英武計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萌邪謀而適當倚廬居喪之日霍顯之謀曰婦人大故十死一生可用投藥去季之謀曰子之喪親禮當哀毀可以毀卒飾加至美之名於君父以惑群聽立其親娣之子以釋群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而學士大夫亦遂相蒙以至於今是其

謀更巧而心更毒而烏得逭於弑逆之誅乎哉或又謂子赤之弑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下書夫人姜氏歸於齊可以知其弑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曰此世儒之拘於近而忽於遠也經於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元年書取鄆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榖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之也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興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

昭之心路人皆知者子野特未興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蒙弑耳謹因方氏之論為二語判其狀曰據經文無殊於子般子赤之卒據傳文顯同于禰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者以是蒞焉可也

余見望溪方氏之說以為千古未發急為說以申明之後閱趙木訥經筌有云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蓋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公

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爾黄若晦通說云曰毀者左氏失之季氏專政以子野非已所立故于其次於季氏而害之以毀聞爾春秋書子野卒於公甍之下情狀顯然又存耕趙氏云卒不於他所而于季氏此疑以傳疑之辭閲三說略同不禁狂喜乃知人心之同然前儒已多有疑及此者不獨望溪一人之創見也謹附識于此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一